

发光的年代

(革命故事)





发光的年代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施大畏 王纯言

发光的年代

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625 字数 61,000

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71·289 定价：0.22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电业工人斗争生活的革命故事集。

《发光的年代》、《基础》刻划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高永海、戚建新等先进人物形象，歌颂了他们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斗争生活；《烈火新兵》塑造了一个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女青年闯将；《先锋战歌》、《点将》、《哨子的故事》描绘了电业工人发扬和时间赛跑的革命干劲，坚持把好质量关，以及关怀培养年轻一代工人的生动事迹；《女队长》、《特别任务》、《送茶》从不同的侧面歌颂了工人阶级勇挑重担的“龙江”风格和全心全意做好后勤工作的革命精神；《道路》叙述一个总设计师走与工人相结合的宽广道路，阔步前进。

目 录

发光的年代·····	郁俊英 沈金祥(1)
基础·····	汤云为(11)
烈火新兵·····	左山虎(23)
先锋战歌·····	姚尔武 汤云为(33)
点将·····	史民富(44)
哨子的故事·····	刘国镇(56)
女队长·····	宗 涛(65)
特别任务·····	沈 郁(75)
送茶·····	张厥新(83)
道路·····	胡员青(88)

发光的年代

郝俊英 沈金祥

俗话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是有道理。就拿我们浦江电站工程的建设来说，有哪一天不是从激烈的斗争中过来的？在这一年的九月中旬，土建工程提前三个月结束了，紧接着是设备安装阶段，一台银灰色的大型双水内冷发电机，象座小山堆在主厂房底层，起吊发电机用的百吨行车，现在无论如何没法提前运到。在起重队，围绕着如何把百吨电机吊上去这个关键问题，就象打靶一样，一支支箭“劈劈拍拍”朝着这个靶心射来。

一天早晨在食堂门口，青年工人李小龙手里拿着一张大字报，上面写着：“高永海师傅，你不要穿新鞋走老路……”这时被老起重工刘荣根老师傅看见了，他一把拉住小龙，大声说：“小龙，你干什么？”小龙回答说：我们提出的那个方案，已经整整两天了，作为队长高师傅，他是新干部，对群众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为啥不表态，这是执行什么路线？”刘荣根听到这段话，不禁一阵钻心似的痛，心里想，这种罪名怎能栽到高海头上？正在这时，背后传来了一声熟悉声音：“刘师傅！”来人正是高永海。他三十四、五岁模样，身材长得魁梧，由于熬夜，两眼通红。刘师傅见到高永海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对李小龙说：“嗨！你真是不了解你的师傅哇，你提出要拆迁老厂房

六十吨行车用来起吊百吨电机的那个方案，永海心里真高兴呀。他不是对你说过，‘让我想两天。’现在你就等不及了。你明明看到，这两天他在那台老厂行车上爬上爬下，找了多少人调查研究，昨夜他还熬了一个通宵……”刘师傅话还没说完，这时从远处走过来一个人，此人矮短短的身材，身上穿着壳落壳落的大号劳动布工作服，手里拎着一只浆糊桶，这人是施工员徐鹏。他一看见这番情景，把浆糊桶往墙下一放，停了下来。李小龙见到徐鹏，原先紧绷着的脸马上活络起来，对高永海说：“师傅，我们的方案是有依据的，听徐施工员说，你们在山东工地时，曾经用一台三十吨行车吊过五十八吨的发电机，你能说我们是蛮干么？”高永海听到这里，不由得转过脸来问徐鹏：“你说说你的看法？”徐鹏象有准备地答道：“我的看法是，文化大革命以前能够冲破框框，以小吊大，现在我们就更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啦！我支持李小龙他们的方案。”高永海一听，觉得徐鹏的姿态高得出奇，心里想，他是个大学生，又当了多年的施工员，难道真的看不出李小龙建议中的缺陷吗？就说：“同志们，革命的新生事物我们当然要支持，但问题在于如何支持，刚才小龙说的三十吨行车吊五十八吨发电机的事情，我是参加的。我们那时是把发电机放在行车一头吊，重量吃在行车柱脚上；而现在百吨电机装在厂房中心，非得放在行车中间吊，情况就不同了。徐鹏，你在大学里读过工程力学，又搞过多年施工，这一点难道你真的不懂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徐鹏心里一愣，但立刻又一本正经地接上了话，“旧学校的黄历翻不得了，”接着，又把话锋一转，“高师傅，你一年前从工大试点班出来，我想你对书本知识不至于那么迷信吧。”说到这里，徐鹏有意咳了几声。

这一段话，李小龙听得正对胃口，觉得徐鹏在支持自己呢；刘荣根师傅听来却完全相反，觉得不是滋味；高永海听后从口袋内掏出一张纸头，笑了一笑说：“徐施工员闯劲倒是蛮大，不过，我认为严格的科学态度和迷信书本是两回事。老厂那台行车我们都去看过，已经装了十几年，设备都已陈旧，如果不加任何措施，就起吊百吨电机，那是十分危险的。刘师傅他们建议装上一根铁扁担，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。我根据刘师傅的建议画了张草图。小龙，你来看看。”李小龙这时望着师傅因熬夜熬得通红的眼睛，又仔细看着图纸。高永海在旁边指点说：“一百吨分量通过铁扁担平均分到行车两头。这叫一副重担两人挑，两只肩头轻飘飘。你看行不行？”这时，在一旁的起重工们都大声叫好。李小龙也情不自禁地握住高永海的手，一张大字报飘落在地上。他亲热地叫了一声：“师傅，你想得真周到！”说罢从地上拾起那张大字报，“嚓嚓”几下撕得粉碎。高永海赶上前来阻止也来不及了，就说：“大字报怎么能撕掉？贴出来也有用处呀。”小龙在一旁涨红了脸，惭愧地说：“师傅，你的这根铁扁担把我的头脑敲醒了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高永海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一道再研究研究，把方案搞得周全一点。”大家高高兴兴地朝起重队办公室拥去。这时只有徐鹏刚才拎来的那只准备贴大字报用的浆糊桶，孤零零地呆在一边。

第二天，为了吊一百吨电机更有把握，根据高永海提的先搞个中间试验的建议，将工地原有的一台三十吨行车开始改装了。

施工员徐鹏冒着火辣辣的太阳参加劳动。他显出一副很主动的样子，和李小龙一起检查、修理几只电动刹车。不过

忙了一整天，只搞好了一只。

下班时，徐鹏经过起重二队的工棚间，忽听得里面有流水声，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一根自来水管被什么东西弄破了，流得满地是水，只见二队的师傅一面忙着扎水管，一面把浸在水里的东西往外搬。徐鹏正想离开，忽然看见水里有一只崭新的电动刹车。他心里一动，没讲什么就走了。

第三天，徐鹏又跟李小龙一起修理刹车。李小龙感到真麻烦，不是弹簧失灵了，就是螺丝滑牙了，修起来既费时又费劲。徐鹏就翻了翻眼珠说：“小龙，看来前几天我们太心急了，没有高师傅想得周到，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搞得仔细一点，越仔细越好。这只旧刹车修是修好了，我看恐怕还靠不住，最好去仓库领只新的。”小龙一听，觉得徐鹏对这次试验也挺关心，就说：“仓库里我去过了，新刹车没有。”徐鹏就说：“仓库里没有，你到二队去看过哦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李小龙，他拔脚就奔到二队工棚间。二队的人全都出去工作了，昨天从水里抢出来的东西还没整理好，都放在台子上。李小龙一看，嗨，那儿正好有一只崭新的电动刹车。小龙留了张纸条，扛起刹车就走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谁知一阵风竟把纸条吹走了。

三天之后，三十吨行车全部改装好了，高永海亲自设计的第一根铁扁担也加工好了。忙得满头大汗的徐鹏，他还自告奋勇带了一批人到隔壁炼钢厂运来了六十吨钢锭。

高永海和李小龙爬上行车检查了一番，就准备试验了。“嚯——”一声清脆的哨音，几台起重机同时发出隆隆的轰响。挂在铁扁担中间的钩子，象一只有力的大手，把六十吨钢锭轻轻地抓了起来。当钢锭停在高空后，高永海背着仪器又爬上

行车测量大梁沉降情况，结果很好，没有弯曲变形。他回到地面，又让行车抓着钢锭作了几次大幅度的来回跑动。在“嚯嚯——”的指挥哨音中，行车“轰隆隆、轰隆隆”从前到后，从左到右，十分稳定。这时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兴地叫了起来：“胜利啦！试验成功啦！”这声音还没有完，忽听得人群中有人喊：“看，行车冒烟了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行车上吊着六十吨钢锭的一根钢丝绳“哗啦啦”直往下掉。偏偏钢锭下面放着一台电焊机，眼看就要被砸。高永海一个箭步冲上前去。这时在人群中的徐鹏也高喊着“快抢救！”拔脚就往钢锭下窜，只见他冲了没几步，一个踉跄，头朝地跌了一跤。这时高永海早已眼快手快抢上前去拉着电焊机使劲直往外拖。就在这同时，只听“轰”地一声，钢锭砸在地上了，地皮足足被砸了半尺来深的坑。

李小龙被这个突然事故吓呆了，赶忙奔到徐鹏跟前，只见他脸上擦去一层皮。李小龙马上把徐鹏扶起，可徐鹏嘴里还在喊：“别管我，抢救电焊机要紧！”但是他人却直别别往李小龙怀里倒。李小龙就背起徐鹏往医务室奔去。

高永海和刘荣根师傅从行车上仔细检查下来，原来是电动刹车的线圈烧坏了。李小龙从医务室闷头走回车间，看着高永海和刘荣根两位师傅，他带着悲观失望的语调说道：“师傅，你看，这次试验不就完了吗？”“不，小龙，没有完！”高永海拍着小龙的肩头有力地说：“小龙，通过今天的试验，证明行车完全能把六十吨钢锭吊起来，铁扁担也经得起考验，问题是刹车。喂，我倒要问你，那只新刹车是从哪里弄来的？”李小龙说：“二队拿来的。”“糟了！”高永海一听急了，“二队工棚间前天水管漏了，刹车线圈一定受潮才烧坏的，你怎么会到二队去

弄来呢！”“昨天我和徐鹏一道修刹车，修来修去修不好，徐鹏说他看见二队有一个，我就去拿来了。”高永海越听，头脑中的问号就越多。他想，徐鹏是施工员，工地上的情况他是很清楚的，电动刹车线圈受潮他事先是否知道？高永海觉得事情并不简单，就问李小龙：“小龙，你觉得这几天来试验中有些什么问题？”李小龙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还不是技术上过不了关！”高永海摇摇头说：“恐怕问题不在这里。你想想，是谁鼓励你去冒险？是谁怂恿你去换刹车？那些人是真心诚意地希望我们试验成功吗？在这背后，有没有别的东西？”刘师傅在旁边也说：“我总觉得徐鹏这一跤跌得有点奥妙！”“奥妙？”小龙瞪大眼睛，“百登百登”望着高永海。高永海把手搭在小龙肩膀上，严肃地说：“小龙，要多想想，多看看，我们浦江电站不是世外桃源，这个方案也不是纸上谈兵，这里也有一场斗争啊！”李小龙听到有斗争，就把这几天来的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，仍然摇摇头说：“问题恐怕没有那么复杂吧？”高永海按着小龙坐下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小龙，这几年社会帝国主义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，架起大炮对着我们，国内隐藏的阶级敌人，遥相呼应，蠢蠢欲动；从目前情况来看，我感到有一些风吹草动的迹象。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啊！”李小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师傅，那刹车问题如何解决？”高永海回答说：“我到行车制造厂去一次，请他们帮帮忙。”说着，高永海还关照刘荣根师傅，晚上开个支部委员会，把这几天的试验情况仔细研究一番，然后向党委汇报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一眨眼五天又过去了。

行车制造厂的同志得知浦江电站任务急，就在百忙中赶造了四只特别刹车，还特地送到了工地。

高永海白天和工人一起劳动，把电站老厂房那台六十吨行车拆到了工地。晚上，发动安装大队的技术人员突击设计图纸。高永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到上海工业大学试点班里学习过，所以，最关键的一根铁扁担设计他就亲自动手。很快，十几张底图他只花了三个晚上就突击出来了。李小龙一看高兴得连声叫好：“哈！这下可好了！”高永海提醒小龙，上次刹车上出的事故还没查清，要他提高警惕。

就在这个要紧关子，上级党委突然来个通知，要高永海和刘师傅马上赶到市里去开会，接待国外来的一个电力考察代表团，时间是五天。高永海在主厂房找到了李小龙，把十多张底图交给他，又详细叮嘱了一番，这时，正好徐鹏迎面走来，高永海对他说：“徐鹏，我和刘师傅这几天离开工地，这里的事情你可要搞好。”徐鹏一听心里暗暗高兴，嘴上“嗷嗷”连连答应，还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！”两只眼睛却偷偷地瞄了瞄高永海。

高永海走后，徐鹏心想机会又来了！徐鹏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角色？原来在一九五七年他与资产阶级右派呼应，攻击党，攻击社会主义，犯过严重错误，受到过批判，可是他却一直心怀不满，特别近几年又与一个外号叫“青龙”的反革命分子搭上关系，接受“青龙”的指使，蓄谋搞反革命破坏，最近这个名叫“青龙”的人突然和他失去联系，这使徐鹏感到惶惶不安，但他不甘心失败。自从李小龙提出改装六十吨行车的建议后，他就开始兴风作浪。他要尽花招，进行破坏，结果还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。这次想趁高永海不在，妄图使出最后一招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高永海在第三天晚上趁出席文艺晚会的机会，突然赶回了工地，一下子就打乱了他的阵脚。

高永海一回到工地，就了解铁扁担的制造情况，他走到金

工车间，见一个青年钳工正在铁扁担上钻孔，高永海发觉铁屑松软，一离开钻头就断，就问：“铁扁担用的是什么钢材？”小青年也正在为这件事纳闷，他说：“我听刘师傅说过，这钢板应该是锰钢，怎么材料图上写的又是普通钢？”高永海要他拿出材料图核对。他说刚刚被徐鹏拿走。怪了，事情怎么会这么巧？高永海返身来到资料室，取出底图一查，问题清楚了，上面写着锰钢。这分明是有人搞破坏。高永海连忙向管理员查问，管理员告诉他，凡是行车改装的图纸都是施工员徐鹏自己来晒的。高永海跑到仓库一查，发料员说，他们是按照徐鹏拿来的材料图发料的，铁扁担的钢材类目上注的是“碳钢”。高永海把这些情况一综合，想到上次支委会上同志们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。他又找到了李小龙，把情况一摊。小龙听后两只眼睛惊得呆瞪瞪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说，徐鹏晒印的图纸，他都看过，材料图上明明写的是锰钢。高永海说：“问题就在这儿，徐鹏搞了两张材料图，一张是真的，一张是假的，一张真的图纸让你看过后收起来了，用假的去仓库领料，他在我们这根铁扁担上，可算是用尽了心计，这家伙真狡猾！”经高永海这么一说，李小龙这才感到问题严重了，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愤怒地说：“徐鹏这家伙，原来是一条毒蛇！”因为这铁扁担的钢材一改，起吊百吨电机就要出大事故，行车从天上甩下来，砸坏发电机不算，还要压死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党委有关部门告诉高永海，公安部门转来一份材料，说最近逮捕了一个外号叫“青龙”的现行反革命分子，据初步交代与我们这里徐鹏的关系很密切，要我们注意徐鹏的动向。高永海征得党委同意，回到起重队，召集党团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，决定来个将计就计，打击敌人，教育群众。

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开始了。

到了“十·一”国庆节那天，浦江电站阳光灿烂，红旗招展，高大的主厂房里，群情高昂，热闹非凡，人们都想看看六十吨行车起吊百吨电机的雄伟场面。

高永海在昨晚会议一结束就赶回工地。今天他身穿一套整洁的工作服，一早就来到起吊现场，他要指挥一场特殊的战斗，显得格外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。隔了一会，徐鹏慢吞吞地从右边走过来了。这个家伙这时还不知道他的阴谋早已被识破，更不知道高永海已作了周密布置。高永海看他那副样子，便说：“施工员今天来得可真早哇！”徐鹏咧开两片厚嘴唇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大喜日子嘛。”高永海也说：“是啊，今天这个大喜日子，我们都盼了好久了哇！”说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，笑得徐鹏满脸尴尬。徐鹏心里想：看你还笑呢！等一会行车从天上甩下来，压得你粉身碎骨，你哭都来不及呐！这时青年工人李小龙也精神焕发地站在指挥台上。徐鹏看着，心里恨呀：你这个小家伙，我放了几把火都没有把你烧起来，你还是站在高永海一边去了，好吧，今天我叫你们统统完蛋！李小龙这时也正怒目瞪着徐鹏，心里火啊：你这个披着羊皮的狼，过去蒙住了我的眼睛，想借我的手破坏电站建设，哼，做梦，你休想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捞到半根稻草！

九时正，高永海按照事先的安排，把指挥旗交给刘师傅，然后背了仪器走到徐鹏面前：“徐鹏，领导上决定我们两人上行车测量起吊时的沉降情况，走吧！”“啥？要我上行车？！”徐鹏头脑里轰的一声，额角头上刹时渗出一层冷汗，他马上想到自己改动的铁扁担钢材，想到起吊时的可怕情景，这不是自去找死吗？因此，他赖着不想上去。高永海看他那神色慌张、吞

吞吐吐的熊样，心里暗暗好笑，在后面催他：“快上去啊，现在是发挥我们作用的时候啦！到了上面可以掌握第一手资料！”徐鹏被逼得无法，只得硬着头皮上去。他两条瘦腿象混凝土震捣器一样，吓得索索发抖。高永海站在高处，指着闪闪发光的电机，指着斗志昂扬的人群，响亮地说：“徐鹏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发光的年代，一切妖魔鬼怪都将在人民面前发抖。”徐鹏一听高永海话中带刺，吓得晕头转向。就在这时，行车下一声哨响“嚯——”，接着又是“嚯嚯”两个短响，起吊开始了。几台起重机同时发出巨大的轰鸣，仿佛是敲响徐鹏的丧钟。徐鹏拔腿想溜，但高永海那逼人的目光赛如利剑一般射着自己。他象一只被人团团围住的老鼠，吓得面如土色，黄汗直流，只觉得一切都完了，死期到了，铁扁担断了，行车向下弯了，弯了……“啊！——”徐鹏一声嗥叫，一下子吓昏在行车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高永海这位钢浇铁铸的工人新干部，铁钳般的大手一把拎起呆若木鸡的徐鹏，大声说：“徐鹏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我们的铁扁担是折不断扭不弯的合金钢，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你休想动一根毫毛，你敢和我们较量，必定彻底灭亡！”此时，行车将巨大的发电机高高吊起，胜利就位，高大的厂房里锣鼓喧天，掌声雷动。电机即将飞转，那强大的电流送往四面八方，使得祖国的城镇乡村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。

基 础

汤云为

一九七二年春天，浦江电站的会战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工地。第四工程队接到的战斗任务是建造一只一百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烟囱，完工期限只有短短的四个月，真是任务重，时间紧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新干部戚建新被公司党委调到第四工程队担任支部书记。

戚建新，原来是这个工程队的一个普通泥工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被群众推上了领导岗位，在另一个重点工程中担任支部书记。今天他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，心情十分愉快。

这天，正是中午时分，他急急忙忙赶到了浦江电站工地，手搭凉棚向前一看，只见会战大军的临时宿舍东一幢西一排，不知第四工程队驻在哪里。戚建新正要找人打听一下，忽然听得树丛里有个瓮声瓮气的声音：“嗨——要练真本领！”“嗨——不要小聪明！”戚建新拨开树丛看过去，是个二十几岁的楞头青年背对着他闷头闷脑地在甩石锁，往上抛一下，口中自言自语说一句，好象有一肚皮气，最后一次把石锁甩得半天高，眼看就要接不住，戚建新眼明手快跨步上前，“嚓”一下，接住了在空中翻滚着的石锁柄。小伙子看到这陌生人本领高强，就惊奇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戚建新扔下石锁说：“到第四工程队来的，向你问问路。”小伙子一听连忙说：“就是我们队。”他仔细

打量了一下戚建新，约摸三十来岁年纪，脸色黝黑，手臂上隆起两块结实的肌肉，他拍拍腰里的瓦刀又问了一句：“是干这一行的？”戚建新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顺手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形状特别的瓦刀来。这是他当了干部随时带在身边的。那小伙子认得这种瓦刀叫做大铲，使用这种大铲的都是快速砌墙的能手。这下小伙子心里可高兴了，他不容分说，拉起戚建新的手就往自己宿舍走，一面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石虎，石头的石，老虎的虎，今后我拜你做师傅，你就教我砌墙甩石锁。”戚建新听到这里噗嗤笑出声来，惊喜地说道：“啊，原来你就是石虎？”石虎一听，怪了，我从小到大一直叫石虎，难道还有假的？原来，戚建新临来之前，上级党委指示他，要在这次浦江电站百米烟囱施工中，依靠群众摸索出一套快速施工的经验；并交给他一份材料，是第四工程队青年工人石虎等同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，名叫“薄壳基础”施工方案。这薄壳基础的原理就象一只大碗覆盖在土坑里，在碗底造起烟囱来，如果这个方法成功，就可以丢掉烟囱底下打桩的老黄历，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建筑材料，还可以使施工时间缩短一半。想不到一来就遇上了这个革新闯将，戚建新心里好不愉快。

戚建新一边走一边问：“你练石锁干啥？”石虎板着脸孔说：“老队长说，小青年要练点真功夫，做泥瓦工的，就要练出一副好臂力，不要小聪明。”戚建新一听这话，才知道石虎正在生老队长的闷气。他就问：“现在做烟囱，辰光那么紧张，你倒还有这份闲功夫？”这句话不说还可，石虎一听就跳了起来，他说：“我们大家都空着呢！昨天晚上，老队长自己一个人熬了一个通宵，把计划排得头头是道了，还用得着我们操心？”石虎